

随笔

诤友李培俊

曹世忠

第一次和李培俊老师认识，是在十年前的黄河两岸作家研讨笔会上。上午举行了开幕式之后，回到浮戏山招待所休息。走进来，我见靠近窗口的床上有一位年过五旬的人，他黑头发，浓眉毛，脸庞俊美秀气；正在看一本厚厚的书，专注极了。

我问，坐了一路车，够累的了，也不休息一下？他笑笑说，不累。干咱这一行的，得挤点时间读书，忙时就顾不上。

之后荥阳的朋友告诉我，他就是郑州市著名作家李培俊老师。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创作，因为成绩显著被抽到郑州《百花园》当编辑。笔耕不辍，硕果累累，其作品散见于《小说选刊》《奔流》《山东文学》《清明》《莽原》等近百家杂志，还出版了长篇小说《清水濯尘》《魅惑》《亡洋》和中篇小说集《银狐》，小小小说集《黑马》《步伐的风度》等书。

我忍不住对他说，想索取一本他的作品拜读。“中，只要你不是让我给你提拔一个局长或科长，那办不到。送书，没问题。只是眼下没带，回头捎给你。”他性情豪爽，高音大嗓的。

一个月后李培俊老师就把他的长篇小说《清水濯尘》邮到学校，扉页上写着“请曹世忠先生斧正惠存”，右下角是他遒劲俊秀的签名。李老师的作品，生活气息浓厚，语言生动传神，构思精巧奇特；在灯光下，我读着，读着，有时忍俊不禁，有时潸然泪下，那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恣肆飞扬！

又隔了一星期，李培俊老师打电话问我收到书没有？还嘱托我一定好好“指教”一下。我说了自己的感受，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，说，不会吧，谁的作品会完美无缺？连中外名著都有不足的。你只管有啥说啥，不要怕我脸红，浑身冒汗。意见提得好，我请客，说话算数！

后来，我给他写了一篇文学评论寄过去，发表在《荥阳文学》，但几易其稿，直到提出几条切中肯綮的意见为止。“伙计，”他开口第一句就这样称呼我，“你说，当一个作者必须听取和听进去别人的不同意见，越尖锐越好。你说，光听好话，你的作品不能进步，那不是怀里揣着烧饼，自己骗自己吗？”

我和李培俊老师是同龄人，他比我大一岁，却热情、真诚、虚怀若谷，平易近人，同时又敢于直言，疾恶如仇。这才是肝胆相照、心心相印的真挚朋友、诤友！那一刻，我的心中涌起一股热浪，一直溢到了喉咙……

以后又很多次和李老师相逢在笔会上，也坐在一起吃饭，我们聊人生，聊社会，聊历史，聊得最多的还是文学，他说，文学要写人性，要直击人的心灵深处，传递正能量，才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。他的话，每一次都让我受益匪浅、收获多多。

平日，李培俊身体硬朗，没想到他突然发心梗，没有走进2016年……我唯一能做到的，就是好好写作，认真写作，不辜负这位文学挚友的热情帮助和真切的期望。

当然，今天我们主要不是讲传媒，我们仍然回到整个经济的产业大势来看。长期以来，人们对于互联网都有一种低估的态势，觉得互联网就是玩闹，你看小孩在网吧玩游戏，发QQ、玩微信，这不就是玩闹吗？对产业能有那么大的影响力？没错，我们今天就从失业这个角度，去看看互联网到底在对我们干了什么，将要对我们干什么。

我们都低估了互联网

话说2004年有两个经济学家，他们当时也意识到互联网、计算机对人类的就业可能会带来一次大冲击，所以趁这个冲击还没有来的时候，先排排座，看看哪些产业会被冲击，哪些产业相对是安全的。

他们觉得从事简单劳动的人可能够呛，比如说写代码、大规模的运算，所有干这些事的人可能够呛，这个就是名单的一部分，这些职业是危险的。

而安全的是什么？他举了一个例子，比如说驾驶。一个人在开车的时候，眼观六路、耳听八方，接触、处理的信息那是海量

小小说

素食者

李培俊

或到老城区溜达一圈，或到附近的农田里转转，间或，钻进路边的小饭馆，吃一碗放了葱花辣椒的手工杂面条。边吃，边和同桌的食客聊些天南地北的闲话，不知不觉，吃出一头微汗。吃完，手掌抹去额头上的汗水，打道回府。

次日，教育局便接到万家义的电话，说，老城西街小学那幢危房啥时修呀？那么多孩子在破房子里上课，你们就一点也不担心？

话说得不急不慢，聊天似的，局长的脑门上却冒出一层亮晶晶的东西。

又一天，万家义直接走进环保局，找到局长，说，肖庄那个小化工厂是谁家办的？怎么可在居民区的旁边？臭烘烘的。万家义笑着，拍拍环保局长的肩膀，说，让我猜猜，你家肯定没在那里住吧？

这天，万家义周日外出散步，走得远了点，竟溜达到10里外的洪家台。在村口，碰上村主任张耀华。张耀华上下打量万家义一番，问他，你是万县长吧？万家义说，怎么，不像？张耀华说，像，咋不像呢，光看肚子就是素食者。张耀华又说，难得县长来我们村做微服私访，到家里坐坐？去就去。万家义说，中午吃什么？有杂面条吗？张耀华笑了，说，管饱。

张耀华带着万家义，七拐八绕，一直绕着村边走，就是不进村。万家义偷偷笑了，这个村主任心眼

还不少呢。于是，站下了，笑着说，不用绕了老张，那地方我看过三次了，正想办法解决呢。张耀华说，你知道我要让你看什么？万家义说，当然知道，要不咋能当县长呢。张耀华说，说实话万县长，那条臭水沟挡俺村财路十来年了，你也看到了，我们洪台可是旅游开发的风水宝地，小桥流水，青瓦蓝砖，一色的明清建筑，早年可是县里一大景观呢。现在呢，上游的污水一个劲往里排，三里地都能闻到臭味……

万家义举起手掌，说，咱们击掌为约，只要中午你的杂面条管够，两个月内我还你洪家台一个碧水青山。张耀华哪里知道，万家义已把洪家台的旅游开发纳入了西山县的议事日程，方案规划已经制定到位。

竣工那天，万家义留在张耀华家吃饭。张耀华吩咐老伴，别傻愣着了，快去擀杂面条呀。万家义摆摆手说，我今天偏就不吃杂面条，我要吃肉，喝酒！张耀华说，你……你不是素食者嘛，吃什么肉呀。万家义说，舍不得？只管给我整去。

酒菜上桌，万家义狼吞虎咽，专拣白花花的肥肉揀。接着，酒杯一端，朝张耀华碰了过去，说，来，老张，喝！

酒足饭饱，万家义告诫张耀华，今天的事，一个字都不准说出去，否则，我跟你没完。张耀华点点头，甩落一地泪珠子。

新书架

《贝尔健身》

张宁

《贝尔健身》是“荒野求生”主持人贝尔首创的综合健身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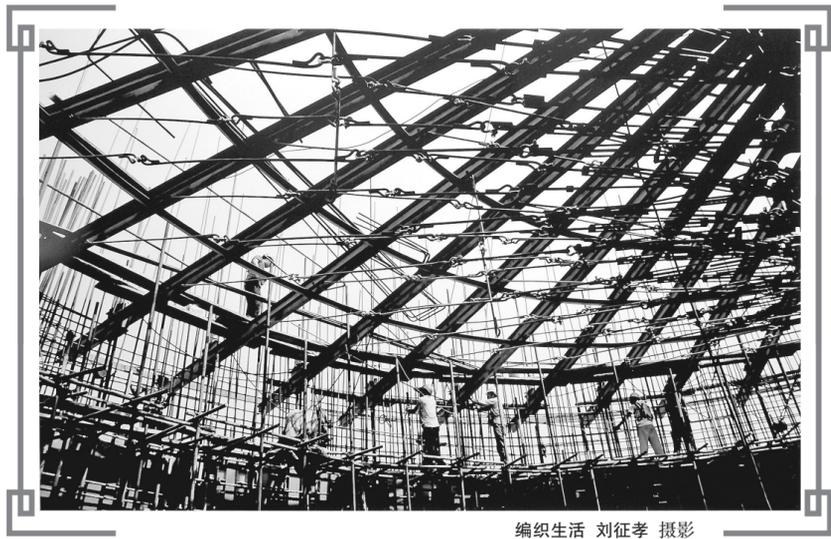
贝尔·格里尔斯健康、强壮、勇敢、自信的形象深得全世界亿万观众的喜爱和追捧。然而，30岁前的贝尔至少比现在胖一倍，而且因为遭遇过一次跳伞意外事故，导致他背部三节脊骨损坏，几乎瘫痪。

重伤后的贝尔迫切渴望重新回到荒野之中。强大的欲望促其独创了这套全新的健身方法，一种完美融合了力量、HIIT（高强度间歇训练）和瑜伽的健身计划。贝尔不但重新站了起来，而且拥有了更健硕和强壮的体格，可以轻松完成那些让我们瞠目结舌的高难度野外探险和生存动作。贝尔健身法的训练永远都围绕效率和核心展开。不管男女老少，随时随地都可以锻炼，时间最多为半小时或者更少。让你在家里或者健身房里就能达到极限运动的效果。

修极为推崇，他的“鸟声梅店雨，野色板桥春”，极具刻意模仿之能事，其结果，差温庭筠岂止是一个朝代！温庭筠人送雅号温八叉，满腹的才学，却不得志，好友徐商镇襄阳时，让他过去做个巡官，此时，温庭筠已过知天命了，身世飘零，阅尽人事沧桑。此诗，便是温庭筠赴襄阳投奔徐商，一大早途经商山时所作，水瘦山寒，枯树败草，白霜染道，此情此景，不免让温庭筠感怀身世。“茅店月”“板桥霜”，实乃温庭筠飘零的身影，醉翁没有此等境遇，也只能刻意去模仿了。

有首歌，这么唱着“不经历风雨，怎么见彩虹，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成功”。每个成功者的背后，无不有一段不可复制的人生际遇，就像寒霜，水汽遇冷的结果，若冷度不够，或成雾，或为露，独不能成霜，便是有霜在，若不起早，也不会看到霜，更无从谈起鸡爪霜了。

我也弄不清，有多久没见过鸡爪霜了，三更灯火还伴着我，翻翻书，敲敲字，以宁浮躁之心，只是没了鸡声报时，好在，鸡爪霜，总会在我闭目时，呈现在我的眼前，不分时序，让自己知道，心还在路上。



编织生活 刘征孝 摄影

散文

鸡爪霜

马浩

鸡爪霜，在我眼里已不是三个字，而是一幅水墨小品，一痕远山隐约着数点茅舍，枯草两丛，疏木几株，鸡爪浓淡淡淡，散落在留白处……颇具韵味。

霜，若少了几枚鸡爪印，想来味道会大减，不过，以鸡爪状霜之厚薄，没有生活经验，恐怕实难想到，鸡爪与霜，表面看上去，似乎怎么也联系不到一块去，事实上，偏偏又发生了联系，一如鸡爪霜，让我莫名地想到“东方欲晓，莫道君行早”的句词来一样，能令人由此及彼地产生联想的物事，一定有其内在的联系。

白露为霜，霜乃水汽遇冷凝结而成的，怕阳光，想接近霜，需起早，起早一词，似乎又不是字面上那么单纯，它暗含着勤劳、吃苦、发奋的意味。

过去，在乡村，鸡扮演着义务司晨的角色，“鸡叫了，天明了，老头起来上城了，老太起来补衣裳，一补补到牛皮上。”一首有趣童谣，似乎透露出诸多的信息，最凸出的，莫过于一个起早两字，天麻麻亮，掌灯费油，不掌灯，屋里有点昏暗，老太太为了省油，结果把衣裳补到了牛皮上，老头出门上城，干什么呢？可以自由发挥，估计是去卖东

西的，推着独轮车，咬着烟管，踏着鸡爪霜。烟火的日子，过的就是有一个奔头。

读书的时候，曾有段走读的时光，尤其在下半学期，秋冬季节，日短夜长，鸡叫三遍起床上学，月还挂在村头的老槐树梢上，满目白霜皑皑的，其实，鸡比人起得还早，霜上早已留下了鸡爪痕。

“三更灯火五更鸡，正是男儿读书时。”这碗鸡汤，我曾经常喝，记得还有一碗，那便是有关祖述的一个励志故事——闻鸡起舞，都与鸡有关，无外乎一个“早”，那是勤奋一词所不能涵盖的，好像没怎么觉得有多大补益，不过，平心而论，三分钟热度还是有的。

说到励志，现在流行这么一句：早起的鸟儿有虫吃。务实的时代，励志的话也很直白赤裸，我总觉得早起的鸟儿多半是饿了，温饱的鸟儿，估计不大大会早起，即便早起了，也未必就会急着找虫吃，大约会在枝头啾啾啾啾。其实，所有的励志故事，都有着具体的环境，离开了具体环境，励志，便成了一味精神安慰剂。

“鸡声茅店月，人迹板桥霜。”温庭筠《商山早行》中的诗句，鸡鸣、冷月、寒霜，都有了，可以说是唐诗中数得着的佳句名句，北宋文学家欧阳

连载



一切困惑的东西都将消云散

带、迈巴赫这种有收藏价值的奢侈品类的汽车不在讨论的范围内，而给普通老百姓代步的那种汽车也许会退出消费者的清单。”

此话怎讲？你想象一下，假设现在满大街都是无人驾驶汽车，我们可以靠互联网来预订，我到哪儿来接我，把我送到哪儿，我在智能手机上下载一个APP，几

点几分我要一辆车，到哪儿接我，通过地图把我送到哪儿，然后我下车，车就可以去承接下一个客人了。所以无人驾驶汽车很可能不会增加汽车的拥有量，而是让汽车进入一种共享经济的状态，让它变成一种公用的出租车。

假设我的这个推论是对的，结果会是什么？结果就是现在的汽车产业里面有半壁江山，将会在无人驾驶汽车普及之后整体消失。哪半壁？汽车公司里面搞销售的、搞品牌的、搞市场的、搞客户俱乐部的，一直到所有的营销渠道，如4S店，围绕汽车的其他产业，如汽配、维修、保险等，这么庞大的产业群落都会消失。

如果按照我的推论，你可以每天预订自动驾驶汽车送你上班，之后，它到别的地方去接人，你到了公司发现有东西忘带了，你老婆正好还在家，你就可以再订一辆无人驾驶汽车，让你老婆下楼把东西搁车里，车来到你公司楼下，你下车取了，车再跑它的。如果车有问题，车自己回修理厂修，修理厂有可能是在一个密闭的地下防空洞里，也不需要占用街边的

店面资源。你说，这对就业市场会是一种多么巨大的冲击？我们以为互联网的浪潮对就业的冲击是“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”的，相对来说会是比较温柔的一刀，但是现在看来，可能是惊艳的一枪，直接要把这个社会扎出一个血窟窿。所以六七年之前，我们绝对低估了互联网，而且我们现在仍然可能低估了互联网。

你会不会技术性失业

现在人们利用互联网在很多领域开发了一些技术，比如说前面讲的无人驾驶汽车，比如说翻译，再比如说大量的医学技术资料的处理、法律文书的处理等，计算机正在呈现出越来越强悍的对人工的替代能力。

说到这里，你可能会想，如果真要这样发展下去太可怕了，它能不能遏止呢？西方有这么一句谚语：“如果马能投票的话，汽车就不会诞生。”在汽车诞生之前，仅英国就有200多万匹马，如果马要捍卫自己的工作岗位，投票把汽车废掉不就完了吗？这个想法可以有，而且每个时代都会有，但是很可惜，永远都不会得逞。

马现在到哪儿去了？整个英国现在也没多少了，马已经成了旅游品或者成了宠物，像汽车发明之前那样遍地都是马，一个城市有几十万辆马车这样的社会景象彻底消失了。

我还记得法国19世纪有一个经济学家叫巴斯夏，这个人以幽默著称。有一次，从巴黎到马德里修了一条铁路，波尔多这个地方的议员就跟中央政府反映，说修这条铁路，我们当地的搬运工人都没饭吃了，我们法国经济不就完蛋了吗？所以，我们提议，这条铁路到一次性修到底，咱们在波尔多（就是现在出产葡萄酒那个地方）断一下。这样，我们所有的搬运工人都

有饭吃，我们当地的经济就能繁荣起来了，好不好？巴斯夏听到这个建议之后说：“你们的想法太保守了，断一下哪过瘾呢？那就沿途都断好了，每修到一个镇就断一下。看来铁路不是一个好东西，剥夺了大家的就业机会，导致经济倒退。”巴斯夏向来喜欢用这种反讽的口吻陈述他的经济学观点。

郑州地理

朱博士

姜继周

中牟县朱博士村，住于广惠街道办事处南，原属郑庵镇，紧邻万邦国际物流城，东至广惠街，西到文通路，南临万洪路，北至陇海路，与万邦社区隔路相望，总人口1300余人。

光看村的名字，就有一种文雅之气，细考村子沿革，也确实有一番来历。据《中牟地名志》记载，该村因元代博士朱信由郑州移家于此，故名朱博士村。其实它的渊源，还可以追溯到北宋著名的理学家，真正的“博士”朱熹身上。宋朝年间，朱熹做官清正有为，官拜焕章阁待制兼讲学，为宋仁宗皇帝讲学，因其学问渊博纯正，举为博士，谥文公，世称朱文公。庆历二年，因“党禁”案发生，朱熹以伪学罪首落职罢祠，他的四个儿子逃往郑州汜河避难。至元朝初年，朱熹后裔朱在携子朱信从郑州移家定居于此，建立村庙。因朱信时为博士，遂以朱博士名村。

更早的传说是，大宋年间开封通往密县的官道途经这里，朱熹为官开封，时常公务于密县，往返此地，歇马停车，见斯地风景优美，叹曰：“此地树荫浓密，清爽宜人，岂不是避暑纳凉好去处？”此后每逢盛夏，朱熹即携家人弟子到此避暑纳凉，读书讲学。不久一朱姓人家在此开一饭店，名曰“西饭铺”，逐渐有人定居于此。后来，朱熹后裔念及此地乃祖先读书纳凉之地，遣泽犹存，又从郑州迁居于此，繁衍生息。据传，朱熹纳凉处就是现在朱家老坟及朱博士村庙的遗址所在。朱博士庙由朱信始建于元。旧有大殿三间，山门一间，黄香、黄排排马檐，占地数亩，内供奉大宋文公朱熹之灵位，接受朱氏后裔春秋致祭。屢修屢废，历数百年。1952年朱氏后人重建，“文革”中破四旧时被毁。至今朱氏老坟仍有清代古碑两通，向人们述说着这支朱熹后裔的渊源传播。

许是朱熹遗风余韵的浸润影响，朱博士地灵人杰，人才辈出，专家学者、教授领导分别在省会和上海等地发挥着作风。该村世代以传统的农耕为主，诗书传家，民风淳朴儒雅。2012年万邦物流开业后，给周边带来了新的风气和巨大变化，该村也被列入中牟县2015年第一批城中村改造项目。不久，搬迁后的朱博士村，就会融入一片生机勃勃的都市村庄。诗曰：

博士村因博士来，

朱熹纳凉书读后，

一从圣裔定居后，

庙祠供奉费人猜！